

日人據臺初期

台灣先賢哀傷錄

● 王志恒（前高雄縣議會議員，著有榕窗文集、萍蹤散記等書）

馬關條約椎心瀝血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之戰，清軍海陸雙敗，被迫於次年（一八九五）三月在日本下關春帆樓與日締結「馬關條約」，割讓台澎，台胞聞訊無不椎心瀝血，責怪滿清政府何忍棄此美麗樂土？又何忍棄境內忠貞胞澤於不顧？然而殘酷的現實及即將到來的厄運，又不能不面對。以致有的全家相擁而哭，呼天搶地；有的計畫攜家內渡，從頭開始，但不管怎樣，都必須拋棄棄家，把數十年辛辛苦苦經營的成果付諸東流。可是攜家內渡，必須薄有資產，即使如此，內地親友已疏，能否獲得援手，也在未定之天。因而只有少數資產雄厚者或功成名就的讀書人浮海內渡，

其餘的人只好坐以待變。這時，全台一片愁雲慘霧，秩序紊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義勇女兵奮勇抗日

日人據台以後，羈留遺民在悲憤痛苦心情下，掀起波濤壯闊的反抗浪潮，一些不甘做順民的愛國之士，挺身而起，揭竿而動，結成各式各樣的隊伍，與侵略者展開激烈的戰鬥，他們毀家紓難，慷慨赴義，留下許多可泣可歌的故事，最令人肅然起敬者，是在抗日義軍中有不少婦女不讓鬚眉，與男人並肩戰鬥。例如日人「喜安幸夫」在其所著「抗日秘史」中揭露：「日軍在苗栗戰鬥時，在血流漂杵的戰場上發現許多武裝女屍」。又台灣史家黃秀政所著「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一書中敘及「八月二十三日，日軍第二師團先遣部隊，在枋寮街北方番仔寮庄登陸，九時許，義軍五品軍功邱維藩率部一營，及婦女隊百餘人，在北旗尾迎戰中，婦女隊女戰士表現非常驍勇，內有黃蘭妹者，曾親自手刃刺殺日軍十數人，表現最為特出，後茄荖腳雖然失陷，而婦女之英勇實足令人敬仰其精神之可嘉」。前台灣報人洪炎秋之父洪月樵（洪棄生）先賢在其書「瀛海偕亡記」中亦記載：「在草鞋墩商戶李烏毛被日軍屠殺，李妻朱氏慟傷之餘，散家財募丁勇，攻戰大墩。並誓言得倭賊者獎百金。是日三賊，立予四百二十金。二十五日黎明，眾至大墩，攻台中縣，朱氏親至大墩，供義軍糧食水餃……」。又台灣史學家王曉波教授的「台灣抗日五十年」一書中曾記有：「台中有女將詹阿苔者，

偕其兄率部與日軍抗拒戰鬥兩月餘，至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被捕就義」。其大義凜然，不讓鬚眉，令人感嘆。日人據台後，依和約將在台清軍一千八百餘人遣回內地，在台與日軍作戰傷亡者近八百餘人，尚有不願回籍而甘願與義軍並肩抗敵者仍有四百餘人。如「佚名」作「台戰演義」又名曰「台戰實紀」。書中記載有

義磅礴。其忠孝節義精神，讀之令人潸然淚下。這部「台戰演義」又名「台戰實紀」著者「佚名」不知為何許人。不過據「枕流齋主人」在序中謂是劉永福在台與日寇接戰之紀實。

最著的，在北部為辜顯榮，南部陳中和，而今都有負面評價。但黃秀政「台灣的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一書中，曾述有辜顯榮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並非對清廷叛變，係為了保護二百六十萬同胞生命財產不再遭受屠殺掠奪的安全，才甘為日本人的「協力者」。又在日人「喜安幸夫」的「台灣抗日秘史」中也有提及「辜顯榮本人卻說：我並沒有背叛清廷，我是為保全台灣三百萬同胞生命財產，所以和日本人合作……」。

江蘇人孫將軍者，與義軍並肩與日軍作戰殉職，其夫人張秀容與其在江蘇之姊張美容之「託孤書」中謂：「愚妹秀容瀝血上書美容姊妝次，愚妹生不逢辰，痛先夫之殉難……悲憤何可勝言，本欲捨軀從夫地下。但夫仇未報……先夫為國歷節，愚妹安敢偷生。惟有竭盡忠義而盡苦節。刻已素服軍中，招集先夫舊部誓與倭寇戰鬥以雪夫仇。唯兵凶戰危，為欲存嗣以繼夫宗續。今命老僕楊明六，乳媪張氏挈兩豚兒來蘇。望賢姊念手足之義與骨肉之情，妥為看顧。使先夫有宗嗣為存。愚妹此行：

當時義軍與日人作戰的苦況，如據王國璠之「台灣抗日史」中引證「林承瑜」的「兵戈行」序中述說：「乙未之役，台灣義勇蜂起，與倭軍相周旋。居則以天為幕，寢則以地為氈。飢則飽以藜藿，渴則飲之淳滴，其境苦，其情苦而其志尤苦」。可見當時義軍作戰之艱苦狀況。而志節不改，真乃民族英雄。

抗戰勝利後，政府對台灣和東北兩地，因領土喪失的緣故，未依「漢奸治罪條例」處置與日人合作者，這是政府明智決定。所以台灣的「協力者」沒有背上「漢奸」的惡名。

「協力者」功過難定論

正值台胞義軍武裝酣戰之際，台灣各地突有與日軍合作而日人所稱謂的「協力者」人物出現，為日軍開城引導，並協助日軍誘降義軍「歸順」等「協力行爲」。

不過當時社會失序失控，一般民眾生命財產無法保障，有這種人物出現，乃自然的趨勢，而其行為功過，是非曲直，事後亦不易定論，是很難以釐清其功過是非曲直。

一般台灣史論者，對唐景崧之內渡頗有負面批評。其實初聞清廷有割棄台灣時，唐因台紳之擁懇，曾有向清廷披瀝上電十餘通，內有「北省停戰，唯台向隅……台民何辜，致遭歧視」之強烈言詞。其內度，史學家譏為「棄職潛逃」或「棄職內度」。實際早於乙未四月二十六日，清廷

唐丘內渡評價不同

：若能遂志，掃靖倭氛，則母子重逢有日，倘力不從志，惟有付之一死……已於本月十八日身臨行伍，與眾誓師。勞苦相加，百感交迫……泣血臨書，敬言不盡」。這篇託孤書真是一字一淚。乃一女子而大

當時全台各地「協力者」人物，名聲

當時全台各地「協力者」人物，名聲

即已下令「台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開缺赴

京，並飭令各文武命官迅速內渡。」之詔

命。唐景崧於五月十四日內渡，早已奉詔

命解職，唐景崧受後人譏責，是因其與台

胞共同苦守，不如劉永福的留台待戰，所

以評價還不如劉永福。唐景崧內渡，法理

上應可予理解，未守斯土，乃情分上有差

異，如責其「棄職」則非持平之論。

丘逢甲內渡，亦為人所譏評，不過丘

行前已募得十餘營之兵力，因素無訓練，

於澎湖一戰即潰，而且大局已定，丘逢甲

已無力挽狂瀾於既倒。

丘逢甲有「離台詩」云：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鷓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又有「春愁」一首云：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潛，

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

內渡詩人鄉愁濃重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台灣既

陷，懷於氣節而恥為異族奴隸者，均欲挈

家內渡，但在台世居日久，數代未曾回籍

，慮及內渡後，地疏人生，伶仃無依。而

且將在台產業拋棄，去後生活何以為寄？

故愁腸百結，而望海興嘆。如新竹貢生鄭如藩，其「送友回籍」詩：

「梓里烽煙後，親友散四方，羨君歸故國，愧我困蠻鄉」。

台中詩人彭鏡泉其「送何芷荃歸松江

」詩：

浮雲密密蔽台疆，此別知友亦斷腸，

客裡心情花外雨，老來風骨月中霜；

滿腔書吏隨流水，百里雲山送晚航，

此後春風何處飲，橫山巔上望松江。

留台未內渡者，在哀傷愁結下，因憂

時憤世而落髮遁入空門為僧者，如台南開

元寺僧「寶山」原為台南詩人，有「步達

卿詩」云：

滄海桑田易變遷，何如構屋入雲天，

空門盡日清如許，煮茗焚香結石緣。

台灣陷落後，日人派來台灣官吏中，

亦有學養頗佳而善漢詩者，聞知台灣紳士

中頗有賢儒名聲者，想盡各種方法籠絡，

邀請詩酒聚會或登門訪謁，但賢節之士，

多知自愛，未便峻拒而虛與委蛇。如光緒

二十三年初，台灣縣知事「村上義雄」，

素聞彰化名詩人吳德功（字立軒）為賢雅

名士，疊次遣「三谷」日人通譯到其家謁

訪，希望委以官吏。吳德功乃以詩謝卻，

其詩云：

家居賃屋住鄉村，介紹殷勤輒造門，

身世萬般都覷破，功名兩字復何論；

子推將隱非求顯，彭澤歸來只涉園，

自愧酬知無大具，客吾守拙感君恩。

又詩人許廷奎，割台後，隱居深山，

某日人侯爵慕名，屢往訪謁，未得一見。

因礙於情面，後許廷奎寄一詩以謝絕。詩

云：

經年避俗掩柴扉，那有閒情管是非，

老我難逃羞髮短，留伊無計苦春歸；

五更風雨花爭落，萬里雲霄鳥倦飛，

今古升沉唯一笑，水流東去又斜暉。

又洪月樵，名攀桂。淪台後，改名繻

，字棄生，世居鹿港，乙未後，留台未內

渡，乃以抱樸守真，以逸民終其身。其著

作甚豐，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詩

話」，「八洲詩草」……等數十部。一九

二〇年，日人名作家「佐藤春夫」曾來台

遊覽，慕洪月樵之名，曾多次往訪均被拒

見。佐藤歸日後，作「殖民地之旅」一文

，曾將洪月樵比擬為法國大詩人「卯信里

亞」(Charles Baubert)，讚譽備至。

又桃園詩人陳登元，光緒十六年恩科

而未赴任，遂不仕。日人據台後，內渡隱居廈門。後返台，移居士林。當時日人兒玉總督聞其名，曾屢聘召見，而陳登元亦屢次拒見且不予回應。這便是中國讀書人在氣節上一種優美的自然呈現。

留園雅集師友風義

內渡之文士詩人，均因基於民族大義，攜家返回內地。如霧峰林痴仙，名俊堂，又號無悶，為林獻堂之堂兄。未冠時即有文名。為鄉里族中長輩所讚美，曾著有「無悶草堂詩存」，林獻堂曾為之序。內渡後，避亂桐城，曾遊遍名山大川。內渡時，有「此去」詩云：

江山無主盜如毛，此去真慚擊揖豪，
萬里扁舟家百口，只憑忠信涉海濤。

又如新竹市名詩人王友竹，名松，號滄海遺民，著有「台陽詩話」、「滄海遺篇」等巨著。他內渡回泉州，不幸在海上遇盜，財物被剽劫一空，在泉州居住未久，不得已返台，其初內渡詩有

反照夕陽雙塔屹，
刺桐城郭是泉州。

何用攜家方外去，
避入此地即桃源。

內渡後詩人文士，因思念台灣與內渡

之台灣詩友，在互相聯訊後，曾一度集會於蘇州之「留園」，留園乃清代「侍御」謝吉六所遺下之別墅。頗有景觀之勝。板橋林本源的花園就是仿此園所建造的，內渡者示以不忘桑梓，當時曾集聚留園舉行盛會，到會者二十餘人。其中閩籍者十人。以「留園雅集席上即事」為名，分箋分別各抒發詩情唱和，並將箋賦之事刊出詩集，集顏題曰：「薊江唱和集」，這在「師友風義錄」裡已有收錄。因編纂「師友風義錄」的台北監生鄭鵬雲當時亦在座，所記載頗為詳細。茲錄其中三首，以見當時台灣內渡詩人之心境，台北翰林黃彥鴻

詩謂：

滄桑身世亦堪哀，
回首鯤溟倦眼開，
昔日庭戶今萬里，
傷心不上望鄉台。

台南廩生許仰高詩謂：

江山憑眺是悲哀，
落日新亭淚眼開，
太息長城遍胡騎，
不逢漢武更登台。

嘉義舉人羅秀惠詩謂：

離索窮愁只堪哀，

故園梅已幾度開，
催歸杜宇休相喚，
早向薊江築債台。

迨日人據台之後，或因故留台未渡及

內渡後返台者之文士詩人，均以詩人自遣，或互為訊息或相走訪以為精神上之安慰，或不聞問世事，或行醫醫人，或啟帳授徒，或課讀訓子……均以逸民終老。新竹魏篤生隱於家，除以詩文自娛外，並訓子日夜課讀。真有「課子」詩謂：

課子從來豈望奢，
要令清白繼吾家，
讀書明理資修養，
守分安貧莫怨嗟；
俯仰問心求不愧，
浮沉於世貴無差，
中原倘有興隆日，
祭祀毋忘告阿爺。

這些人後來互相發起聯結詩社。於擊鉢唱和中，冀以保存中國文化。至一九四一年止，全台各地已發展至一百八十餘詩社，蔚為全省傳統文化之良好風氣。至今於詩人節日，仍保有吟詠之詩風，領導教化社會人心，不失為一個美好的風範。